

曹溪原本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六祖壇經













曹溪原本

六祖壇經

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





六祖壇經

圖吳本

古人因習律論註疏或祖師語錄以及  
各宗佛學典籍輒以毛筆沾以朱砂圖吳  
本文或劃以線條或提要寫於書眉之  
上以備再次因習時之參考亦不為同步  
彼此研究切磋琢磨時之比較願我佛門四  
眾切宜學習古人之圖吳方法依之學解  
而依解起行也。懺雲附啟



## 曇琳禪師入道四行論

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惟二種，謂「理」與「行」也。

一、理入者，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今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

二、行入者，謂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若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

三、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符於法也。

四、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逐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

四名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

## 臨濟元祖法語

祖云。大凡學人。先要明悟自己真正見解。若悟得自己見解。就不被生死所染。去住自由。而殊勝自備。然今不得者。病在不自信耳。自信不及，即便忙忙狗一切世境滯惑積業。諸仁者。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佛祖不別。汝欲識佛麼。卽汝目前聽法底是。由汝自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就得者。只是文字禪。與佛祖大遠在。諸大德。此時不求真悟。萬劫千生。輪迴三界。狗好惡境。向驢牛胞胎去也。汝若自信得及。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一念淨光。是汝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卽今目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然此三種。亦只是名盲。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諸大德。切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法根本。諸大德。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毫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生。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帶枷鎖。羅漢辟支。如著泥土。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斯。蓋謂作佛念輕。縱然自在還爲妄。度生心切。須信慈悲也是貪。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原本（原）順治七年壬辰秀水王起隆等校刻本。此為元宗寶改編以前之曹溪

雲錄又有復刻。此本即據李本重刻者。末有王起隆等諸跋。足正宗寶之非。考壇經向來異本甚多。當時筆改之。本前入藏。增入之。請益機緣。亦與上煥煌等諸跋。足正宗寶之非。考壇經向來異本甚多。當時實目。且亦無其自謂。今得此本。與煥煌等諸跋。足正宗寶之非。考壇經向來異本甚多。當時其品。非李材所刻之本也。今得此本。與煥煌等諸跋。足正宗寶之非。考壇經向來異本甚多。當時之大略。可循亦足貴矣。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一寫本。與此完全同本。而字句偶有小異。當係歷經傳刻。未

御製六祖法寶壇經敘

朕聞佛西方聖人也。為善不倦。博濟無窮。又曰佛彌也。其能彌世教而隆大行者也。故周頌曰。佛時仔肩。為我顯德行。是知佛為彌訓。無餘蘊矣。昔達磨遠歸東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性天人一也。文字惟心之畫。而性融焉。有善有惡。有邪有正。得其正。則性善而言順。得其邪。則性惡而言乖。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又曰。誠者天之道。不誠無物。苟能於性上究其真宗。辯其善惡。則聖賢地位何患乎不至耶。故佛樂於為善。心無邪見。性體圓明。虛靈澹泊。於空而不着空。於相而離諸相。所以成佛果而彌隆朕治道也。若謂崇供養而求福。曰利己。朕所不取焉。越之南有禪和者盧惠能。乃新州人也。師於黃梅。得衣鉢之傳。究性宗之學。隱於曹溪。沒後。其徒會其言。傳為壇經法寶。其言正。其性善。大概欲人循諸善道。離諸惡趣。與吾儒窮理盡性。自誠入聖之理。而無殊矣。因萬幾之暇。製為敘。命廷臣趙玉芝重加編錄。鈐梓以傳。為見性入善之指南云。故敘成化七年三月

日

刻法寶壇經序

嘗攷孔子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以必聞道者乃不徒死。不徒死者乃不爲虛生也乎。嗟乎。此非真有見於性命之際者。未易以語此也。故子貢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世之學者復漫曰。文章之所在。卽性與天道之所在也。此其所以曠數千年而聖人至命盡性之學卒以不盡聞於世也。釋氏之爲學。誠與儒異。然以其不立文字。故皓亡晦蝕者少。而宗傳因以不泯。其徒之慧達者。亦間起而追繹之。有以紹明其如綫之緒。如六祖者。其尤傑然者也。今其書具在。利生說法何啻萬有餘言。總之俱從自性起用。無一蔓語。謂非真有見於性命之際不可也。新興自漢已入中國。逮今二千餘禩。藻雅猷伐。世有其人。求能脫然於世累超然有悟於性命以幾不畔於道者。有其人乎。吾是以有愧於其人。因諸生之請也。畀邑令王君道服刻而廣之。庶因有悟者。且有激云。大明萬曆改元歲在癸酉秋孟上澣。見羅山人李材書。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原目

悟法傳衣第一 釋功德淨土第二 定慧一體第三 教授坐禪第四 傳香懺悔第五

參請機緣第六<sup>廿九</sup> 南頓北漸第七 唐朝徵詔第八 法門對示第九 付囑流通第十

西池居士王起隆對

轉轅道人嚴大參  
道一主人譚貞默訂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悟法傳衣第一

乙二序

乙三略述大意

乙三行由得法

行由得法

事起思

丙二月廿

丙三月廿

丙三月廿

丙四三月廿

丙五三月廿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國是宮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國親宮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爲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予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國上四作何所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作國更勿宮言。着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

祖會立  
丙六作偈

作偈

丙七神秀作偈

前。令人不覺。祖祖會立作師。宮。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

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

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此

處。宮有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

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法秀人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

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

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宮即善。覓祖宮即惡。却同凡心心宮。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

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

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

不如向廊下書着。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

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性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

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

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

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力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



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國言宮作曰。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實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房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言。爾這獼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獼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此偈知言沒也。埋沒智慧也。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

傳法

六祖問答  
時語

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⑤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五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割五祖

增了厚度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國汝宮無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舫自搖。惠能言。請

丙子惠明

外有諸侯  
内無喘  
如也



丙十二

避雄獵人隊  
使便之

丙十二

風幡心動

丙十二

淫樂不性

丙十二

丙十二

為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能云。圖云宮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

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趨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趨衆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

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圖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隱。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

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

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圖上四得法。辛苦受盡。圖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悟法傳衣第一

七

乙四 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世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圖似宮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

口摩訶

日抄后

般若行



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若絕。一念智。卽般若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當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着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着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圖上四字  
宮誤脫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閭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

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聞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去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



無相頌(一)

說通  
悟佛心宗

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覆如日處虛空。上通下通唯傳見性法。是性宗的一心要出世破邪宗。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本義主心也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無道心。闍行不見道。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是功 是德

見性 平手

內心謙下 外行於禮

日性建立 心修觀念

不修 二用無功

日性建立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心常行人 月性建立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

蓮池大師於此一段文  
曾有辨說  
一壇經皆他人記錄  
故多訛誤  
二六祖居西方之問  
其旨在此使人淨  
心則淨土來當



言在西方也

三六祖亦謂宗祖

師非七教主

(西方)

釋迦世尊係說

名宗金剛滿陀

空有下宗

四六祖出世於佛法

正感之時人根

利勝弘禪如畫

龍更晴

(在家)

五時值末法人根

陋劣淨教如鐵

空山修行

即使上言有禪

有淨高修萬成

無相頌(二)

無相頌(二)

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

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

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

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

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無邪心。

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

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

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

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

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釋功德淨土第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乙一 定慧一體

乙二 一行三昧  
唯有一行修持  
正定

乙三 定慧易法喻  
乙四 頓漸利鈍  
乙五 定慧  
◎無相為體  
◎住本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詬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着。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sub>因却</sub>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曾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卽法體。

乙五 定慧  
於七處境無動心



正何處安心

為主

人自新之路更有其旨

後讓今失之當面友

不肯盡言此非其朋

友之過非自己心地不

中心厚不光明此過

更非細

乙一拜之拜義

乙二不著意

乙三不著意

乙四不著意

乙五不著意

乙六不著意

乙七不著意

乙八不著意

乙九不著意

乙十不著意

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  
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  
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  
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  
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  
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  
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  
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  
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着心。亦不着淨。亦不是不動。若言着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着也。若言  
着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着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着者是妄。淨無形  
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  
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着心着淨。却

於第一義而不動

湯子遺書

吾友朋友中自己

吾友友過倫要議

論人過。甚多數十

年前偶語。常記

在心以為話柄。猶

不思士別三日。到目

相待。雖隔三日。分

在一念轉移。若向

未時。為是屋宇一

敗。行即為人矣。向

未時。為是十八旦。改

國。即為屋宇矣。生

可。皆便要。乙

當得大分。慢大。恐

慢大。慢大。慢大。恐

慢大。慢大。慢大。恐

慢大。慢大。慢大。恐

慢大。慢大。慢大。恐

即內凝。有意凝。反格。三矣。

障道也。

△傳香懺悔第五

以三寶功德信而成就  
佛身

悔生惡名前三經圖  
後三經圖受名

乙一 丁未年八月

傳身 如作修身也

自心不化 居家

由前所不戒處身處  
名解脫

出解脫障區照現心  
名解脫知見

乙二 懺悔

懺悔 陳清遠先生  
名 改往修來

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衆圖告衆。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

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

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

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

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

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

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

等授無相懺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

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

誑染。從前所作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

妒染。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

悔。懺者。懺其前慤。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圖盡懺 宮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

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

迷。只知懺其前慤。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慤不滅。後過又生。前慤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



乙四 四三 誓願

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生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怎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

這也  
猶言此斯

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

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能下心行於

眞正國真正宮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

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一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

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

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

我貢高貪愛執着。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

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

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

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

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

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

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

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

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

終日不見已過便絕

聖賢之路

終日善談人過便傷

天地之和

端身直道者不是已過

是心不存一機天未

善惡是與多不中師

視听言動多不合礼

自己克治不暇何教

責備他人

功指其行

陸指其心

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此處宮有智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惡。宮作毒。



無相頌(三)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與書藏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畧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僧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 持原誤待 意中清淨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參請機緣第六

一印相 後念不滅 一印相 諸一切相 乃定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二) 法達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

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着相。內迷着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

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

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着相。內迷着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

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

(一) 大事因緣  
(二) 佛之知見  
(三) 心

法華



示開  
入悟  
覺佛

心一覺

注  
在因是  
一佛乘  
一大事  
一智慧

南  
示  
入悟  
指而達  
一智慧  
一智慧  
一智慧

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妒。詔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見。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誦經久不明一  
作誦久不明己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惟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國二原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

白牛車一佛知見  
自性本具

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三) 智通

智通

僧宮有又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

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性智  
圓滿報身  
千百億化身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四) 智常

見性成佛

存心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問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要見

本性

太

空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大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着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

三乘及  
四上乘

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

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五) 志道

僧國僧上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

色身法身

涅槃

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一作斯乃執吝生死。耽着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舍。

讀書記 學法者當知此道理。但當拂之。見果能行。此道理。不疑能言之。口而神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疑。

△若諸修大乘者。應至

大乘。不疑。無上。更。勝。

無解。外。可。解。

不。能。理。解。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舍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 踴躍作禮而退

(六) 行思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

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號弘濟禪師。字宮無

(七) 懷讓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甚麼物

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

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作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

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讓後得馬祖卒應西天之識

(八) 永嘉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

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誤本有證明者。策云。

威音王已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

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遠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





(士) 方辯

吾有正法眼藏理無不  
妙心實相是相微妙門  
不主文字教外別傳付  
諸摩訶訶訶

(士) 臥輪禪師偈

南頓北漸第七

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志誠

神秀大師位高  
年長而指人謀  
已洵可動也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此偈陰病不除法。以運磨亦而磨坐禪故。外止法係內心無喘。不令喘聲可入道。



說注要訣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國大師宮作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

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國隨原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

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

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

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

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

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

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

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

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付心法要  
言教綱目是  
之加三句  
第一不得於一机  
一教通守文修解

五法身  
解脫知見  
由慧見新感或為  
三處名解脫  
出離破障。正觀心  
名解脫知見

身去身來本三昧  
由慧見新感或為  
三處名解脫  
出離破障。正觀心  
名解脫知見

志徹

暗教

無常義

僧圖僧上有一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神會**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

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

不見。師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

所見。常見自心過。憊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

痛。則同凡夫。即起悲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

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

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憊

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

徒會後人。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聚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

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唐朝徵詔第八**

萬歲宮安國師。利州板橋人。諱力祖。字仲法。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

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

不爲所動。不從知。此爲常。不從知。

神會大師之  
力帝薦祖  
令人感佩讚嘆



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

###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

教示疏

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莫宮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着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着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



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

玄宗八月即位。方改先天元年。次年遂改爲開元。先天即無二年。他本作先天二年者。非。

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命促

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

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

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

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

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不以見於眞。若見於眞者。是見盡非眞。若能自有眞。離假即心眞。

自心不離假。無眞何處眞。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即是眞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因意。宮作義。

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付付壇經  
不付法本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國師宮作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一相三昧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



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四優波鞠多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四龍樹大士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九伏駄蜜多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馬祖龐範  
黃髮葉休

二十二摩訶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爲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性。偈曰。

真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卽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着。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

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

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

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

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

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羣生者。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重鐫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

三八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王戊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  
見師頸有傷。具以誠事。開於州縣。令楊佩刺。史柳無忝。得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  
州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海  
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海  
佛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  
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  
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七日。敕刺史楊絳。云。朕夢感能  
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

唐代持之天下大亂

重鐫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

余家藏有萬曆元年癸酉李見羅先生重刻曹溪法寶壇經原本一帙。先居士秀川公手澤存焉。其本之  
善。段絡渾成。理趣周匝。視諸方刻本絕異。童習迄今。珍逾拱璧。今夏攜過研山。偕道一主人展閱。適有楞  
嚴經坊所刻方冊壇經在案。取一對之。則竄易顛倒。增減刪改。大背謬於原本。未有如是極者。蓋至元辛  
卯。元僧宗寶改本。而徑山寂照菴於萬曆己酉刊行者也。夫佛門宗印。一絲不得走移。祖師言句。一字不  
容增減。壇經開頓教門。五宗之所自出。固佛祖心髓也。可竄易乎。可顛倒乎。可增減刪改乎。自至元迄今。  
三百餘年矣。即萬曆己酉迄今。亦四十四年矣。東南所行壇經。罕見曹溪原本。概多宗寶方冊。方冊改本  
之雲霧不除。曹溪原本之杲日青霄。何從見仰。洵可悲可痛。必先商流通原本。方可徐議銷毀改本也。道  
一主人護持祖命。念切救頭。當以原本立付剞劂。復屬余字櫛句比。詳明楷定。以告諸方。余非樂爲索瘢。  
要惟千秋法寶。明晦攸關。何敢安於襲舛。竊謂宗寶之自用自專。大舛大錯。當以佛法四謗定之。佛祖建  
立一切法。後人增一字爲增益謗。減一字爲減損謗。案一字爲戲論謗。背一字爲相違謗。四謗不除。即百



非俱起。退衆生心。墮無間罪業。不通懺悔矣。宗寶之於壇經。按之四謗。實無所不有。數其大端。更竄標目。割裂文義。顛倒段絡。刪改字句。其膽甚狂。其目甚昧。安得再遲鳴鼓之攻哉。攷祖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門人法海等錄爲壇經。然壇經付囑流通。文中載祖將順世時。示門人法海等曰。我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據此。則法寶壇經四字。爲祖所自立。抄錄雖屬門人。全文實祖自鑒定矣。可一字更易耶。大藏壇經不載品目。曹溪原本。則分悟法傳衣第一。釋功德淨土第二。定慧一體第三。教授坐禪第四。傳香懺悔第五。參請機緣第六。南頓北漸第七。唐朝徵詔第八。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此十目中。目各四字。按之全文。字字具有原委着落。卽非祖所自立。必當時得法弟子。如行思懷讓親炙門人。如法海神會等之所製造。非唐以後人臆置明矣。可恣臆割裂耶。今宗寶之改本標目。則盡改四字爲二字。行由第一。般若第二。疑問第三。定慧第四。坐禪第五。懺悔第六。機緣第七。頓漸第八。宣詔第九。付囑第十。按於全文。便不賅不括而無原委。不彰不明而無着落。如山無來脉。水無來源。一望而神氣索然矣。非減損謗與相違謗兼有之者耶。此大頭顱之最舛謬也。載將逐段血脉條分縷析之。如悟法傳衣第一。大師一日所說也。宗寶妄嫌繁長。割截上半行由得法事意爲行由第一。於原文末增出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十字以結之。是無尾生尾也。割截下半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爲般若第二。於原文上增出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十四字以始之。是無頭安頭也。夫一日所說法。可截爲兩日乎。若以繁長。佛七日演華嚴竟。傳大士一語講經竟。繁乎不繁乎。悟法傳衣。悟何法。正悟摩訶般若波羅蜜。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之法也。分一篇爲兩截。則悟法何安頓乎。

前半但說行由。尙未說法。何得遽着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之語乎。此皆割裂不通。首犯相違戲論兩大謗者。因一節差錯。遂節節差錯矣。下此移釋功德淨土。二分作疑問第三也。夫功德。掃有爲功德。顯自性功德也。淨土。掃十萬八千西方。顯自性西方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攝盡無餘。單標疑問二字。瑣細可得諮諏。何能賅此極大因緣。此減損謗也。移定慧一體三分作定慧第四也。定慧一體者。指定慧與一行三昧。與正教無有頓漸爲一體也。祖師文字。正以錯綜愈妙。定慧等學。即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即是本性頓教。宗寶執泥定慧二字。遂將一分分爲三截。移出一行三昧後。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至亦復如是十句四十六字。作定慧一截。下一行三昧及正教無有頓漸。各增師示衆云四字。共增八字。分爲二截。三截判然。定慧則定慧矣。一體成何一體乎。割剝聖文一篇貫串。鼎峙橫分。使血脉隔別不通。增益戲論相違謗三備之矣。移教授坐禪第四分作坐禪第五也。文本一篇。截成兩段。去此門坐禪上轉文一然字。直云此門坐禪元不着心至却障道也。後一段移作前一段。而削去淨名經云三句計十二字。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至自成佛道前一段移作後一段。既顛倒聖文矣。淨名經與菩薩戒經二經文。乃教授坐禪公據。承上貫下之文。削淨名。存菩薩戒。輪翼不能偏運。豈非腰截經文耶。減損戲論相違謗亦具足焉。移傳香懺悔第五分作懺悔第六也。此一大分五香四弘誓無相三皈依戒一體三身自性佛內有四大段絡。合無相頌爲五。得不分截幸矣。但懺悔先之傳香。正以傳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五分香。故此懺悔足賅四弘誓等大法也。單提懺悔二字。人天小果何所不可名乎。非灼然減損謗乎。移參請機緣第六分作機緣第七也。其尤謬者。宗寶自跋有云。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



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夫弟子請益機緣。六祖被機點化。說法利生之大。如法達之於法華。智通之於楞伽。志道志徹。尼無盡藏之於涅槃。關如來大經旨趣之大者。青原之不落階級。南嶽之修證不無污染不得。永嘉之一宿覺。關五宗要領。參取無生綱宗之大者。當日壇經問答。公案昭然。宗寶猥云增入。夫增入者。本無而有。本少而多之謂也。宗寶不幾貪劫剽財。遽稱陶頓耶。大妄語增益謗之謂何。移南頓北漸第七分作頓漸第八也。南北伊何。南能北秀也。南以本來無一物爲宗。是名曰頓。北以時時勤拂拭爲宗。是名曰漸。北秀心服南能。而北之學徒忌祖傳衣得法。笑南不識一字。秀因以獨得無師智曉之。分中數條。不離此指。故曰南北頓漸。今離南北而但曰頓漸。不幾顧一指而失肩背與。此大減損謗也。移唐朝徵詔第八分作宣詔第九也。夫徵者。徵祖赴京供養請益也。爰有內侍薛簡詔迎問答表奏祖語。及祖上表辭疾。詔從師便并奉磨衲袈裟。勅韶州修飾寶林寺宇。併賜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之事。蓋其時則天登伽。中宗癡豎。宸極淫穢。祖不肯同安秀二師輕出。乃祖師自重出處。但曰宣詔。宣何詔乎。不抹煞六祖之高潔乎。是又減損謗之大者。將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兩分扭作一分改爲付囑第十也。義尤可駭。夫法門對示。以三科對示十八界。以十八正祛十八邪。可掩抹耶。三十六對。天然佛法。可瞞肝儻侗耶。自太極元年壬子七月以下。思理機歸新州。示最後語。方是付囑。法門對示。全屬說法。不得混爲付囑也。初截一分爲兩。是斷鶴脰使短。末紐兩分爲一。是續鳧頸使長。戲論之謗。至於此極。一質原本。罪過顯然。此各段絡之大錯也。又有關係血脉。天然呼吸相應。妄行增減。窒礙壅淤。爲開門見山大錯之昭彰者。曹溪原本開章悟法傳衣第一文中。大師告曰。下有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大師良久復告衆曰。二十二字。此二十二字。與後文我今爲說般若波羅蜜法汝等各得智慧一段。呼應極其喫緊。今直云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云云。此上刪去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良久復告十八字。能一聞經下。上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十字。與後文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段。呼應極其喫緊。今刪去云字下十字。前段良久二字。從上佛祖說法以楔出楔。俱用此二字爲鞭影。與後文祖出坐盤石上爲惠明說法明良久二字。又一呼一應。極其喫緊。况後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的係六祖悟由。宗寶不知何見。擅行刪去原文。使後文之述盡失精彩。如此慧命攸關。盡情抹煞。豈非滅所必不可滅。爲滅損謗之重大。不通懺悔者與祖三鼓入室得法。何期自性十句下。原本云祖知悟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只十三字。此當下印許。擊石閃電。應弦倒之箭鋒機也。宗寶又不知何見。妄增謂慧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二十字。機語遲滯。箭鋒落之繞矣。虛空打槓。平地骨堆。一線有差。白雲千里。豈非增所必不可增。爲增益謗之重大。不通懺悔者與他若原本有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十三字。改作細註。去同生佛地四字。又原本有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至衆乃知焉四十三字。亦改作細註。又原本有明回至嶺下至咸以爲然二十八字。亦改作細註。咸以爲然下有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十字。原本特作細註。又原本中細註更有四處。共長短五段。則知細註乃後人增益。不得以細註混失正文。甚明也。傳香懺悔第五分中。原本我有一無相偈。若能誦持。訛作師持。參請機緣第六分中。原本法海參祖卽心卽佛偈。定慧等等。訛作等持。此亦滅損相違謗也。懷讓參祖文。原本有西天般若至不須速說二十七字。今添細註云。一本無此二十七字。夫馬駒



踏殺天下。此西天般若多羅預識。佛祖觀未來際。如觀掌中菴摩羅果。此而爲疑信有無語。則供養十方羅漢僧與逢懷止遇會藏之識。俱浪蕩語矣。智隍參祖文。有汝但心如至無不定時也三十五字。今細註云。一本無此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決。不知大法不可以輕心慢心求。至人爲法忘軀。立雪斷臂。腰石舂米。卽榜樣。何有於路之遠來。三十六字。開示大定最明。若無此。則開示更屬何語。不反滋千古不決之疑乎。此等則增益戲論謗之大者。方辯參祖文。原本至人天福田止。今添入師仍以衣酬之。細字四行計六十九字。夫方辯固以香泥塗師肉身者。瘞衣事屬不經。原本所無。何得妄混。付囑流通。十分末文。達磨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原本有主塔侍者尸之六字。尸主也。此主塔侍者。上足令韜也。令韜卽對張淨滿處分事爲柳守嘉歎者。宗寶妄行削此一句。於禪門築室獨居之賢。湮沉本末矣。此盡四謗紛紜百非俱起之大錯也。宗寶於宗門向上佛祖慧命事。全然望洋。再讀其跋語。有曰。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畧者詳之。云云。夫壇經非文字。乃祖意佛心。曰初入道。有感於斯。已爲悠悠浮泛大不中理之談矣。訛者正之。是其減損。畧者詳之。是其增益。曰三本不同。曰其板漫滅。是其明知信臆改竄相違戲論。亦有不安心。以數語爲遁逃重業之飾辭也。又見陸五臺先生有刻壇經一跋云。壇經乃曹溪弟子法海集。元僧宗寶裒益成書。微言具在。惟科門對法辭多不倫。存之。問知道者。是五臺亦未得見曹溪原本。而曰裒益成書。曰科門對法不倫。曰存之。問知道。固閱之不安於心。危疑不定之微詞也。或者曰。破句讀榜嚴。不妨得悟。近且有爲壇經節文者矣。何子斲斷不置。如老吏勘獄之爲。余應之曰。悲乎。子之言。祖庭草滿。佛日

沉山宗燈熄燄。干城正法之士。雖捐頭目腦髓以爭。烏能已也。壇經五宗宗印。流出現量祖心。如起世界之山河既定。爲巨室之梁柱已安。宗寶之徒。不知妄作。乃以螢火上藐太陽。可任其存留。作舞文法寶之俑。開迷誤衆生之罪耶。古德錯下轉語。罰作野狐。昭明科分金剛。苦受地獄。壇經宗趣。無欠無餘。有何有餘可節。有何不足可文。此亦宗寶之盲盲相引者。六祖常寂光中。其安之耶。今與道一主人。矢願梓傳。其經坊方冊舊板。願爲文明告六祖。公請銷毀。免留爲紫朱苗莠之殃。此六祖放大光明之日。余得藉以慰先居士夙心。成一大時節因緣。龍天實鑒之矣。玄默執徐且月。旣望秀水。參學曹溪弟子西池王起隆薰沐敬識。

重訂曹溪法寶壇經原本跋

不慧弟子福徵。默自揣歷劫鈍根。無能一超直入。自追隨曹溪慈祖於寂照宗鏡之間。親炙最深。以至觀面大善知識。不知幾何人。終未曉何者爲勾當公案。上至曹溪盧祖壇經。每一展誦。但知欽其寶全。莫探其奧。惟日從眼耳鼻舌語言文字中作鬼窟活計耳。此如語實語不誑語也。旣從南雍休沐里居。惟日與止菴遐道人輾轢參道人。兩公作落草盤桓事。一日遐道人奉其先秀川公所藏法寶壇經曹溪原本至研山敝廬中。不慧相與讀之。見開口豎義第一句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乃復告衆云云。一時梵語華言。以至威音王前這着子。早已和盤托出。回思疇昔所習壇經。絕無此段語句。駭歎之際。輒取徑山化城所刻楞嚴經坊所行方冊對閱之。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悟因。亦行刪去。止云一聞經語。竟不曉所聞云何。僅述後文。早失呼應。如許擅筆訾謬。不堪屈指。若夫更竄標題。去四字作



兩字。則失本來面目。顛倒段絡。或離一爲兩。或合兩爲一。則斷次第血脉。刪改字句。或減有而無。或增無而有。或更大書作細註。或添細註混大書。則塗糊全部精光。幾於青蠅玷璧矣。今藏本前擅題云。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後跋略云。余初入道。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云云。又題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卽此數語。自供顛倒壇經罪案。已無遁形。計自唐代太極壬子迄元代至元辛卯。已歷五百八十四年。宗寶不過住持光孝。非關得法禪和。何得妄稱嗣祖。只今曹溪法寶壇經原本完好現在。明代成化七年辛卯重刻於曹溪。有御製序。萬曆元年癸酉李見羅先生載刻有序。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本師憨祖從曹溪至匡廬。復刻於法雲寺。至今匡山誦習。悉遵曹溪原本。不行宗寶改本。何得妄稱當時板已漫滅。至煩訛略增詳。且不稱校而稱編。妄筆意造。抑何擅也。無乃蔑視無上法寶。僅作語言文字觀乎。佛祖慧命。不離語言文字。不卽語言文字。必使一句一字無訛。庶幾無字無句得證。如楞嚴一經破臂西來江心洗出。惟字血淨盡。無訛故破句讀時可悟。壇經爲曹溪法滴。此方大宗。自非改本。魔翳盡除。安得原文祖日重朗止菴遐道人相與研山休夏。殫七日心力。爲之字櫛句比。憑藉天台正諦。討論曹溪嫡傳。義例方成。而輟轢參道人適至。以骨髓兒孫。得見祖禪完璧正印。不勝欽喜讚歎。遂與道一主人商略推敲。竟席卒業。隨屬侍問學人莊臨之錄藁。爰付剞劂。圓就不朽勝因。的是一夕團圓話。千秋莫大緣。此順治壬辰六月十二日事也。因念禮記一經中。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大學卽中庸下篇。次序畫然。現出監板十三經最易攷據。妄爲宋儒割裂顛倒。致以大學先中庸。甚且先論語。而文中章句各別。紛紜雜出。自禮記監本鄭玄古

本行世。大學及朱熹今本。卽程頤外本。甚有程灝自定大學別本。賈逵虞松石經本。卽兩程已自角立。諸家從何會通。儒道反始還原。必遵開成鄭本。已定入見聖編行世。不復更竄一句一字矣。至如壇經諸本。穀訛甚有節文妄作。而坊冊流通。關係尤大。反始還原。必遵曹溪原本。始可息羣啄而斬葛藤。道一居士志在會通孔佛門庭。歸併宗教脉絡。卽中庸直指大學決疑。先後較然。其義並得本師。愍祖啓發。況今曹溪肉身相對。觀面親炙。盧祖者。而可不流傳其匡山定本。俾佛祖宗教梵語唐言統歸一貫乎。藉手年譜疏竟。重了大事因緣。眼前隻字不移。究竟言語道斷。無負發真歸元虛空消隕之義云爾。曹溪受法弟子福徵譚貞默槃談謹識

讀壇經原本頌

吾禾西池道人胸藏二西教通三乘。掃菴道人手著萬牒。旨歸道一。不肖參。筭無片楮。腹無隻字。掃道人爲曹溪肉身愍祖法子。參忝曹溪大鑒聞孫。乃愍祖年譜壇經原本。俱從西池藏中傳布。掃道人手疏年譜。訂正壇經。悉付剞劂。流通薄海內外。參惟得而誦讀之。不能如兩道人興波作浪於曹源活水中。克家之謂何。愧怍忤忤。爰申讚頌云。西祖單傳意。墮在曹溪水。浸殺天下人。偷心誰不死。愧余六十三。未解啓口齒。偶過著作堂。得遇西池氏。罪彼宗寶僧。示我長白紙。古本及時冊。一一都披視。朱紫久混淆。異同難定止。衆目相諦觀。十手來共指。千年陳葛藤。今日重新起。曹水與愍山。肉身無彼此。年譜與壇經。面目恰相似。譜喜手疏成。經訛正當剞。四謗顯其非。增減奪一是。黑豆未生芽。二者從何擬。好個真消息。古今無異旨。直下絕穀訛。不須翹足埃。翻怪老臊鬚。無事中生事。頭正兼尾正。僧史耀青史。順治壬辰季夏曹溪法孫轆轤道人嚴大參合十題

終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六月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



僧璨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豪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甯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還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甯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立。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

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石頭遷祖參同契

無南北祖。且款靈源明皎潔。撫掌支派暗流注。亦未執事原是  
 竺王大仙心。誰是東西密相付。惜取人根有利鈍，作麼道  
 能舉。眉毛

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卻了也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  
回而更相涉，這個是不爾依位住。莫錯認星色本殊質像。豈辦開眸聲元  
異樂苦，還同掩耳暗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掛壁四大性自復，  
隨所依，可知如子得其母也，火熱風動搖，春冰自消水濕地堅固，從且至暮眼色  
耳音聲，海宴河清鼻舌香鹹醋，可憑然依一法，重報依根葉分布  
好明取，本末須歸宗，唯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當明中有暗，暗必  
勿以暗相遇，明還當暗中有明，一見勿以明相覩，無異明暗各  
相對，若爲比如前後步，不如萬物自有功，旨爾當言用及處，縱  
字事存函蓋合。仔細理應箭鋒挂，莫教承言須會宗，未兆非相勿自立  
規矩，突出難辦觸目不會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惡進步非近遠。  
唱彌高，迷隔山河。和彌寡謹白參元人。門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

六祖壇經曹溪原本

懺雲法師圈點提要

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恭印

南投縣水里鄉頂崙村圳頭巷十五之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六祖惠能大師聖誕日

《贈送本》



















